



李勇鸿

藏在冬天里的乡村味道

冬天的午后阳光很暖,门前掉了树叶的白杨树显得更加清瘦而挺拔,两只喜鹊站在树枝上的叫声,总让人忍不住抬头瞅上一眼。忽然,“砰”的一声,炸响了村庄的宁静,也惊飞了枝头的鸟儿,我和弟弟急忙奔跑出门,惊喜地喊着:“爆玉米花了。”

等我们跑到村中央的大槐树下时,那里已聚了许多人。平时经常来村里爆玉米花的外村的中年夫妇已支起了摊子。男人把一个黑乎乎炮弹似的铁疙瘩架在火上,他一手转动着把柄,一手拉着风箱,小红箱吹着炉灶上的火苗红红旺旺的。女人则在一旁添柴搭炭。一会儿工夫,男人取下那个黑色铁疙瘩,对准事先放置好的一个竹筐,又是一阵巨响,随即一股白烟散开,那竹筐里的玉米花味道一下子飘起来,香香甜甜地弥漫了半个村庄。我们一群孩子争着抢着,捡起那些撒落在地上的玉米花,顾不上吹去上面的尘土就送入口中,脆脆的,甜甜的。一回头,母亲已端着一碗玉米站在我们的身后。那时候,村子里家家户户都在爆玉米花,冬天的书包里,回家炕头上,就是过年走亲戚的招待盘子里,也放的是一把脆脆的玉米花。玉米花的香甜味道,一直珍藏在我童年的记忆里,也温暖着整个乡村的冬天。

童年乡村的冬天,单调而宁静。寒风呼呼刮过,人们都不愿意无事在村道上走动。只有村北头的大爷挑着两坨豆腐在村里叫卖,那沙哑的声音仿佛被冰雪天冻破了似的,有人推开门,去买豆腐,只见他蹲在地上,打开用粗布包着的豆腐,还冒着热气。等到下一家时,他又放下挑子,一只黑狗始终跟在他的身后,不近不远。

小时候,在农村老家能够吃上豆腐,已经是相当奢侈的事。我曾跟着母亲去过村北头的豆腐坊用黄豆换过豆腐。当时,记得第二天我们家要管老师饭,在农村人心中管老师饭可是一件大事,母亲要做一顿臊子面。她就从家里一个装黄豆的小瓦罐里用碗挖出一碗黄豆倒进一个布包里,母亲把瓦罐盖好时还对我说,就这点黄豆了,过年还要用它长豆芽菜。说完就带着我出门去换豆腐。那时候,家里没钱,农村人多半都是在豆腐坊用自家的黄豆去换豆腐。傍晚时分,正是豆腐出锅的时候,我们到豆腐坊时,前面已有几个人在等着。一间灯火暗淡的屋里,一头小毛驴被蒙着眼,不停地拉着磨盘转动,女主人给磨盘上添着泡好的黄豆,磨盘的一角放着一个桶,被磨碎的黄豆浆顺着石盘的一角流淌进桶中。前面的一个大锅里的豆腐马上要出锅,男人忙着搅动锅里的豆花,还有人帮忙给锅底加柴。这时,女主人递给我一碗还冒着热气的豆花,母亲说:“快吃吧,这是热豆花。”我接过母亲递过来的筷子,把热豆花送入口中,顿时,那股特有的香味一下子温暖了全身。豆花的鲜嫩柔滑、美味可口让人唇齿留香,直抵心底。

记忆中冬天的味道很多,有放学回来母亲递过来的一碗玉米粥,有冬至这天一盘热气腾腾的饺子,还有快过年了,家家户户蒸馒头的麦香味。

时光如水,转眼几十年过去了,家乡发生了巨变。如今,一年四季都能吃上水果、蔬菜。可那些藏在记忆深处的乡村味道,却一直挥之不去,想起它们就想起了家乡的亲人,顿感亲切温暖。回味它们,心中满是甜蜜幸福。

冬天的乡村味道仿佛一壶老酒,一杯浅茶,一缕淡淡的乡愁……

扁担两端岁月长

艾科

菜园里的蔬菜打了蔫,父亲从厢房里找出一个生锈的水桶和一根表层包浆、形似弯月的槐木扁担准备挑水浇灌。看着那根历经岁月风霜的扁担,往昔如潮水一般涌上心头。

在我孩提时代,父亲就使用那根自制的槐木扁担挑水浇菜。无数个宁谧恬静的傍晚,父亲挑着水桶哼着小曲将村头的河水慢慢运至菜园,在那片瓜果累累的半亩菜园里,他用葫芦水瓢舀起桶里清澈的河水泼向焦渴干涸的菜地,水花越过夕阳,宛若天女散花一般。父亲来来回回不知担了多少桶水,直至他的汗水像雨滴一样落满菜地,直至菜园恢复了盎然生机,他才肯安心休息。

那根槐木扁担并不囿于挑水浇菜,很多时候,父亲还会用它赶集做买

卖、下地干农活,甚至借给左邻右舍救急。我非常喜欢跟随父亲一起下地干活,因为在下地之前,父亲会用扁担挑起两个荆筐,一个荆筐里面放着茶壶和农具,另一个里面“装”着欢欣雀跃的我。我在摇摇晃晃的荆筐里,像新媳妇坐花轿一样陪伴父亲走在下地干活的乡间小路上。父亲步履铿锵,而坐在荆筐里的我,总是乐此不疲地观赏着乡路两边河水潺潺,蝴蝶翩跹,时不时地还会“命令”父亲“停轿”,等我“下轿”去捉栖在花草上的昆虫。对于我的“命令”,父亲有时会令行禁止,有时会置若罔闻,若他心情不佳不愿“停轿”,我则会自觉收起娇蛮脾气,并双手抓紧荆筐,任由“轿夫”往庄稼地里疾驰而去。

来到地头,父亲放下荆筐和扁担就

拿起农具开始干活,我则兀自在田野里寻欢。直到黄昏时分父亲喊我回家吃饭,我才连蹦带跳地跑到他的跟前,向他述说我的“田野奇遇”——比如,我捉了多少蝴蝶、蜻蜓、蝌蚪、青蛙、鱼虾。父亲一边听我絮叨,一边快速装满一筐猪草,接着起身将茶壶、农具和我一并“装”进另一个荆筐里,最后将扁担平放于肩,并挑起两个沉重的荆筐奔家而去。我在颤颤巍巍的荆筐里哼唱着,引来路人哈哈大笑,满身疲惫的父亲脸上也露出了慈祥的笑容。

我不知道有多少次被父亲这样使用扁担挑着下地玩耍,只是坐在扁担下的荆筐里的时光让我记忆犹新。直到我读小学之后,那根槐木扁担由粗糙笔直的“木棍”变成光滑温润的“弯月”,荆筐才完成“花轿”的使命,而那

根历经岁月磨砺的扁担使用起来亦更加得心应手。

槐木扁担犹如父亲的左膀右臂,父亲用它初春播种、盛夏浇田、暮秋收割、隆冬担柴,它和父亲一样辛勤劳作全年无休,共同为全家的生计默默奉献,俨然成为家中不可或缺的一员。哪怕是在农闲时节,父亲也会使用扁担挑上两筐蔬菜去集镇售卖。在父亲挑担赶集的日子里,我总是在黄昏时分立于村口翘首企盼,等到他赶集回来行至村口时,我就会像饥肠辘辘的兔子一样飞奔而去,并忙不迭地在荆筐里面搜寻他给我买的美味。每每翻出葵花子、麦芽糖、小笼包、炒花生之类的吃食,我就会心花怒放地钻进荆筐里面一边大快朵颐,一边请求父亲“挑”我打道回府,那种欢悦无以言表。



白雪皑皑

李昊天 摄

冬林唱晚

王国梁

小巷裁缝

江旺明

离我居住的小区不远处有条小巷。小巷不深也不窄,一头临街,小巷正中央靠墙摆放着一台老式半旧缝纫机、一张两屉桌子和一把椅子。她坐在椅子上,两脚不停地踩动缝纫机,两手不住地梭动衣料,让机头吐针缝补。一阵阵“咔嚓咔嚓”的缝纫机声,招来一位位顾客。

裤子拉链坏了,便到此处修整或更换新的,买了新裤子也经常来此处修改,来来去去,我渐渐对这个小巷补衣的裁缝熟知了。

她姓杨,50多岁,老年人叫她小杨,年轻人叫她老杨,更多的人直接喊她杨师傅。她是乡镇企业的下岗职工,在小巷做裁缝有10多年了。

她常常接一些急事。一个冬日,她正准备收摊回家,有位农民工赶来缝扣子,并请求快一点,他要赶去上班。她急忙给农民工缝好了扣子,让农民工高兴地穿好衣服,赶去上班。又有一回,一位外地顾客不慎将大手提包带子弄断了,抱着包急匆匆地来到她的缝纫机旁,请求她尽快帮他把带子接好,他好去赶车。她急忙丢下手中的活儿,很快就把外地客人的包带接好了,让他满意而去。

她常常做一些善事。有一回,福利院的一位老人捧着一件衣服来到小巷,说:“姑娘,你看看,把我这件衣服补一补需要多少钱?”“给您老缝补,不谈钱的事。”她一边说,一边接过老人手中的衣服,踏动缝纫机开始给老人补起来。还有一回,她给一位农民工裤子上新安了一道拉链。农民工拿着裤子才想起忘记带钱,农民工说:“这裤子我暂时不拿了,过两天我再带钱来取。”说罢,丢下裤子,准备离去。此时,她起身一把拉住农民工说:“你拿去罢,这点小事算不了什么。”那位农民工感激不已,不好意思地离去。

她还为了“小生意”放弃“大生意”。一次,有位老板来到小巷,请她去单位协助做横幅广告宣传标语,时间要10多天,老板开出的工价不低。她想,这一去就是10多天,如果顾客有急事咋办?不能因为多一点收入而耽误了顾客。于是,她便婉言谢绝了那位老板。

急事、善事、小事,每一件事,她都认真真,从不马虎。她为人随和,热情好客。夏日,她在小巷摆放了几张凳子供人坐着乘凉。小巷里与她年龄相仿的女人闲暇时,都喜欢来这里坐着乘凉,与她聊天、谈天。

她做的一样样活儿,多则收五六元,少则收一两元,每天的收入还不及补鞋工和超市的打工人。我问她:“做裁缝收入不多,你为何还坚持做了这么多年?”她笑着回答说:“这事总要有有人做,缝缝补补是我的老本行,我做起来顺心顺手,没事的时候还能跟大家谈天说笑,我每天都很开心。”

我明白了:做事顺心愉快,又能方便别人,就是对她来说最好的收入。

城郊有一片杨树林,晚秋时我曾去过一次。那时的杨树林是一幅绚丽的画,满树黄灿灿的树叶,地上也铺了一层落叶,整个画面像水彩画一样,色彩感强烈,并不让人感觉秋之寂寥和凄清。不少人在树林里拍照,颇显出几分生机。一阵风来,黄叶蝴蝶般飘落,壮美、诗意。

冬天,我又一次来到那片杨树林。黄昏时分,光线有些暗淡。天寒,风冷,十里萧瑟,一派岑寂。杨树林早已不是晚秋时的模样,置身其中,感觉氛围完全不一样了,一股寒意从四面八方涌过来,让人忽然有种战栗之感。季节转换,草木比人更敏感,也更能适应。杨树上的叶子已然落光,甚至很难找到一片还挂在树枝的枯叶。叶子落得这样彻底,真是有些决绝的意味。放眼望去,树林里只剩下参差林立的树枝。寒枝交错,

大大小小,长长短短,就像斑驳暮晚时光一样。

地上的落叶有厚厚一层,从金黄到枯黄是一个季节与另一个季节的距离。枯黄是生命的另一个阶段,这些完全失水的叶子意味着结束了生命之旅,零落成土地的肥料。踩在厚厚的枯叶上,发出很响的“沙沙”声。这些叶子变得干而轻,薄而脆,只需轻轻一碰就碎了。叶子上的脉络反而更加鲜明,那些各不相同的纹路,仿佛某种神奇的语言,在宣读着大自然的神奇力量。

冬天的杨树林,人迹罕至。行走在杨树林里,倾听着脚下沙沙作响的落叶声,我觉得自己折转到了时光的深处,探寻到了别人忽略的季节特色。枯藤老树昏鸦,说的是深秋的寂寥,可深秋的寂寥在表面,而冬天的寂寥是在骨子里的。没有什么比寒冷

更有穿透力。当寒冷无孔不入时,任何事物都无法逃避。

高高的树枝上有零落的鸟巢,并不见鸟儿飞来。冬天的鸟巢,好像就是落寞的点缀。偶尔有一两只麻雀飞在树枝上,它们的叫声也是寂寞的。鸟鸣林更幽,冬天的杨树林,需要忍受的是寒冷和寂寞。

透过杨树林,可以看到一轮夕阳挂在天边。天是浅灰色的,冬天的土地裸露,呈现出苍黄色,人在天地之间,颇有点“念天地之悠悠”的感慨。冬日悠长,暮色苍茫,林间清寒。

我踱到林子边上,回望整片杨树林。忽然发现,夕阳余晖中的杨树林正散发出一一种圣洁而神秘的光芒。一阵风吹来,我听到了一种很神奇的声音。我曾在夏天听过林风的晚唱,那是风吹动繁茂的枝叶发出的“哗啦

薄了日历,厚了岁月

关峰

这一年一年的岁月,仿佛抓在手中的沙子,流失得无声无息。流年似水,过眼成风,微风翻动着桌上的那本薄薄的日历,这一年过得真快。岁月对每一个人来说都是平等的,只是看谁把握得更好。过去的岁月,无法从头再来,珍惜时光,把自己的心安顿好,那就是对即将过去的一年最好的交代。

薄了日历,厚了岁月。正如诗人泰戈尔说的那样:“日历是一把历史的刻刀,记载着岁月流逝的痕迹,留下了青春衰老的年轮。”当我今年第

一次拿到退休工资时,顿感岁月不饶人,人生太短暂。忙碌了大半辈子,难得闲下来,学会珍惜,就是幸福。活到现在我渐渐明白,把金钱看淡,把名利想开,但愿在余生的岁月里,有健康康的身体,有温馨相伴的家人。余生不长,不想浪费光阴,把时间交给自己和家人,安安静静携手走下去。相遇的时候,好好珍惜;相伴的时候,好好善待。

薄了日历,厚了岁月。日历一天的变薄,不惧你的感叹与无奈。不管你奋斗也好,懈怠也罢,它都会公正

无私地翻开每一天。回首这大半辈子,更多的是感慨。走得累与不累,只有自己的脚知;担得重与不重,只有自己的肩知;过得好与不好,只有自己的心知。有位文友对我说:“曾经以为人生最大的幸福,就是取得很大的成就,获得很高的名声。随着年龄的增长,才发现这些都不是我想要的幸福。真正的幸福是身体健康,家庭和睦。”朋友常劝我,简单一点,别想得太多;知足一点,别求得太多。知足常乐,一家人平平安安才算是福气。退休了,不妨给心灵放个假,让自己的

人生阅历变得更加成熟。

薄了日历,厚了岁月。那一页页宛如雪花的日历,一天天变薄,曾经认为很遥远的2023年就将来到眼前,明天依旧会有美好的故事发生,伴着自己前行。日历越来越薄,岁月越来越厚。面对日历,面对岁月,让每一页日历都写满我们奋斗的汗水,让每一段岁月都印着我们耕耘的足迹。



青玉案·

人民至上

黄力

星辰大海波东望。大志者,宏思量。加快同心攻硬仗。九天揽月,能工巧匠,龙舞银河亮。

百川归海飞歌放,世界和祥大合唱。守正创新国力壮。丽泽天下,人民至上,万象欣欣祥。